

一部别样人物关系的反特悬疑剧
一个关于信仰关于救赎的另类故事

冷 箭 下

郝岩/王传珍 著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郝岩/王传珍◎著

◎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冷箭. 下/郝岩, 王传珍著. —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9.10
ISBN 978-7-80742-811-4

I. 冷… II. ①郝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65380号

冷箭 (下)

郝岩 王传珍 著

总 策 划	钟健华
出 版 人	姜钦云
责任编辑	姚雪雪 吴山芳
美术编辑	方 方
制 作	周璐敏 彭 威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阳明路310号
邮 编	33000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南昌市红星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 20.25
版 次	200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38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80742-811-4
定 价	30.00元

(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)

邮购联系 0791-6894736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y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20

这些日子，宁嘉禾和唐静茵都感觉出了一点顺风顺水的意思，刚偷袭到手的那批药品已经让他们觉得如获至宝，彭浩的材料和老班长的记录本算是意外之喜。今天，他们又接到台湾方面的电报，说是晚上10点要给他们空投一批枪支弹药。

按照约定时间，倒木沟的一块空地上燃起了三堆篝火。火光映照着宁嘉禾、唐静茵、周大姑、阿慧的脸，他们焦急地看着夜空。

天上月光昏暗，繁星点点。飞机的轰鸣声由弱渐强，土匪们立刻兴奋起来。

唐静茵高喊：“准备接应空投！”

夜空中，一架飞机在倒木沟的上空盘旋了两圈，开始迅速下降、减速，飞机保持低速，低空盘旋了一阵，机舱大门打开，一个个降落伞带着箱子缓缓飘落，安在箱子四角的小灯泡闪动着亮光。土匪们喊着、叫着扑向散落在四处的箱子。

空投下来的物品除了枪支弹药，居然还有烟土。周大姑让阿宽将几包烟土装进袋子里，花子在一旁看得眼急：“周站长，你别都拿走啊，怎么着也给弟兄们留点吧？”

周大姑瞅了花子一眼：“你以为这是什么好东西？”

“不是好东西你还拿？”

“我不偷着卖点烟土，这山上的供给你管啊？”

唐静茵过来：“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还有你花子，你们要是谁敢碰这要命的玩

意儿，别怪我不客气！我堂堂的正规游击部队，可不要一群大烟鬼！”

花子赔着小心：“司令，我就跟周站长开个玩笑，你别当真！”

宁嘉禾、唐静茵、周大姑围坐桌前，桌上放着周大姑带来的一份报纸，上面有一行大标题：“36名潜伏特务昨天被正法。”

周大姑说：“最近川、滇、黔、桂各地的潜伏人员屡屡被共党捕获。总指挥，那个参谋次长到现在也不露头，我们太被动了。”

唐静茵点上一根烟，不屑地说：“这个人现在还关在共党的监狱里，他不出山，能有什么作为！”

宁嘉禾拿起报纸看着：“我一直在琢磨，那几个被共党关押的重犯里，最有可能是参谋次长的人，会不会是傅明德。可这个人现在被排除了……剩下的那几个人……小痞子年纪不对，可能性不大，鲁震山，当年的一个团副，也不会是；那剩下的几个人里……难道会是裘双喜？”

“他不过是个监狱长嘛，不可能是他。”唐静茵很肯定。

宁嘉禾点点头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他如果握有那份名单，不会不告诉我。回头再想一想，还是那个傅明德，也就是现在的郑运斤，应该再细琢磨一下。他曾经暗示过我，说在等着什么贵人给他指一条好的活路……”

唐静茵深吸一口烟，吐出去：“那就让‘鹤顶红’设法把这个姓郑的和那个监狱长都弄出来。只要人出来，那个东西在谁手上他都得找出路，否则，还不是废纸一张！”

宁嘉禾翻弄起桌上彭浩的那份报告和老班长的记录本：“新锦屏共党头目们各怀心事，麻烦不断，这为我们进攻新锦屏，解救党国精英，创造了机会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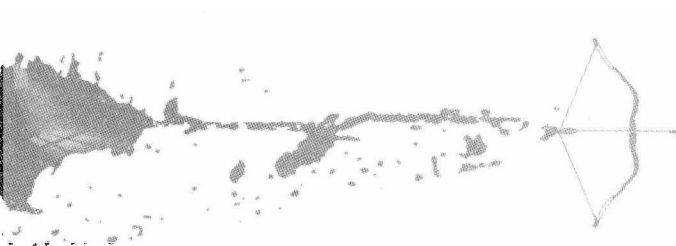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两样破东西，你一天到晚研究，尽瞎耽误工夫！”唐静茵打了个哈欠，“大姑，今晚别走了，这么晚了。”

“不行，今晚带点夜，明天一早就到了，省得再生出别的事端。”周大姑起身，“特派员、唐司令，没别的事，我就下山了。”

“行，你快回去吧，路上小心。”宁嘉禾送着周大姑，“琢磨琢磨，你那个侄女也得多派用场啊，‘鹤顶红’现在的日子也不大好过，新锦屏戒备森严，他的情报越来越难送出来了。”

“我那个侄女没经过大事，得慢慢来。”





们的同学了。”刘前进的话引来一片笑声。

彭浩走到台上，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。周圆盯着彭浩，眼神里透出空洞和茫然。

彭浩语气凝重地说：“各位学员，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即将回到新锦屏农场各个监区，你们要在战斗和工作中担负起救死扶伤、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光荣任务。我殷切地期望你们把学到的知识巩固住，和医疗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。你们不仅要像凌若冰老师那样去工作，还要像凌若冰老师那样去做人！”

掌声响起，坐在台下的柳春燕起劲鼓着掌，凌若冰低着头，眼里闪动着泪光。

周圆看着台上的彭浩，听不到他在讲什么，她的眼里只有彭浩的嘴在动，伴随着有力的手势。她看不下去了，抽身离开。

很多女犯都参加了培训班，临走时都跑来跟凌若冰和柳春燕打招呼。柳春燕看见她们就想起死去的大菊，眼泪怎么也忍不住：“要是大菊不死，她也能来多好。”

一个女犯说：“我就纳闷了，你说大菊那人平时大大咧咧，怎么会想不开去跳崖呢？真是怪事！”

另一个女犯叹着气：“我也觉得这件事蹊跷，冲她对侯监区长那样呀！侯监区长能看上她？这不瞎扯嘛。你说是吧燕子？”

彭浩过来，凌若冰想躲开。彭浩喊住她：“凌医生。”

凌若冰站住：“彭书记……我去十六监区看看，有个犯人昨天劳动时受伤了，我去给他换换药。”

柳春燕擦了把眼泪，对凌若冰说：“凌姐，我先走了。”

柳春燕匆匆跑去。彭浩问凌若冰：“她怎么了？”

“刚才她们说起大菊……”

彭浩叹了口气：“是呀，这个大菊，平时性格挺好的一个人，真不该说跳崖就跳崖了，这次减刑没有她，以后争取嘛。再说，本来也考虑过她。”

“她好像……不是为这个跳的崖……”

彭浩一愣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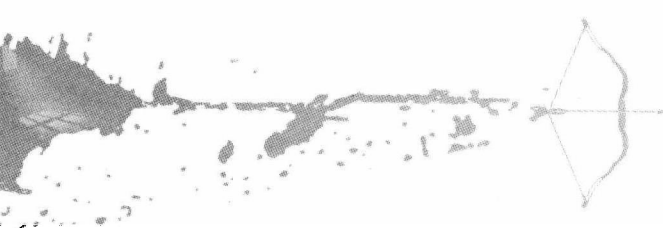
“好像……跟一个人有点关系。”





005





原本破败不堪的小仓库经过周圆的简单拾掇，不但可以当暗房用，还成了她的临时宿舍。虽然没有明着跟关晓渝说她搬到这里来了，可实际上，这里已经成了周圆的新宿舍。

在简易床上躺了半天，周圆起来取出相机里的胶卷，想把照片冲洗出来。她不经意地一抬头，一条黑影从窗前闪过，周圆扑到窗前朝外张望，黑黑的夜色中，她什么也看不见。

其实周圆要破仓库当暗室，是“鹤顶红”发出的指令。起初她还从心里抵制这件事，可后来一想，能借此搬出去住也是远离关晓渝的一个办法。她也真的害怕哪天自己不慎露出什么马脚，让关晓渝抓个正着。俗话说得好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？哪一天不小心说了句梦话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。

显影池里挤满了一张张白天照的那些照片。参加典礼的学员们一个个都很高兴，在台上讲话的刘前进挥动着手臂，很有气势。周圆把湿漉漉的照片用镊子夹起，一张张挂了一排。

显影池里，彭浩的照片慢慢吞吞浮了上来，周圆用镊子夹着，在水里摆动。彭浩的面孔在水中扭曲起来，周圆快速摆动着镊子，照片上彭浩的那张嘴动起来了，那张嘴开开合合，周圆脑子里立即浮现出彭浩说的那句话——“做好你该做的事……”

周圆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将照片摁到水底，把镊子也摔进水中。不一会儿，照片又浮了上来，彭浩的面孔在水中不断变化着……

第一批提前释放的犯人名单下来了，文捷对刘前进建议：“是不是应该开个大会把这16个人公布一下，这对在押的服刑犯来说，也是一种教育方法。”

刘前进说：“应该的事多了。农场的事情千头万绪，筑路工地还有一堆事，哪有那个心思。算了，把他们凑到一起，吃顿欢送饭吧，简单点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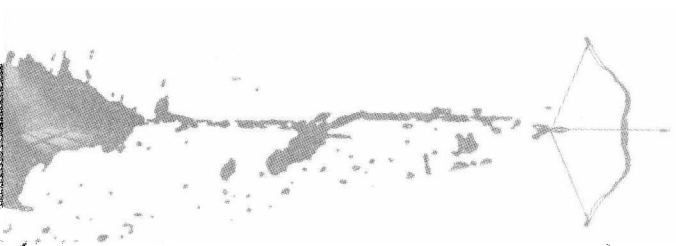
“行吧，这事我安排吧。”

刘前进想起什么：“有愿意留在农场的，就让他们留下吧，咱们这里也缺人手。”

十多个被提前释放的男女犯人分坐在两张桌子前，鲁震山、柳春燕隔桌相看，都有些激动。







王友明说：“他找进来时带的一把腰刀。腰刀是凶器，咱们给没收了。”

关晓渝点点头。

鲁震山焦急地说：“我那……我那东西就是好看的，不能算凶器！”

王友明说：“是刀就是凶器，再好看的刀也能杀人！”

鲁震山无奈地走开，王友明低声对关晓渝说：“那把腰刀是不是叫刘场长拿走了？”

关晓渝想起来，从江滨北校场监狱出发前，她和小李在收拾犯人的东西时，确实见过一把腰刀，当时她和小李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是王友明提出腰刀属于凶器，得没收。当时刘前进也在场，他居然看中了腰刀，顺手就留下了。

“你好好想想，是不是叫支队长拿去了。”王友明说。

关晓渝说：“是有这么回事。”

鲁震山没有走远，两人的对话他听了个大概。

柳春燕过来：“鲁大哥，别走了！你要走了，我怎么办啊？”

鲁震山别过脸去，像是不敢面对柳春燕。几天前，柳春燕到筑路工地见过他一面，问起他如果减刑以后怎么办，鲁震山说回东北老家。柳春燕当时就哭了，劝他和自己一块留下来，鲁震山说这里是他的伤心地，真的不想留下来。今天这一顿散伙饭，柳春燕几乎没动一筷子，她的目光始终没离开鲁震山，而鲁震山一直在回避她的目光，他觉得自己亏欠这个女人太多了。

“鲁大哥，”柳春燕过来，“你老家不是也没什么人了吗？就留下吧，算我求你了！”她的眼泪又下来了。

鲁震山不知如何是好，柳春燕渴求的目光像是终于起了作用，他说：“燕子，我答应你！”

这句话，让柳春燕的泪水流得更欢了，她一把抱住鲁震山，把鲁震山吓了一跳，慌乱地推着她：“燕子，人家看着哪！”

“我不管！我不管！”柳春燕任泪水肆虐，“我找文副场长和凌医生，让你留在医院。”

鲁震山推开柳春燕，犹豫着说：“……这事，我也想过，我当然想留下来，可我……什么也不会干哪……”

“怎么不会干？跑跑掂掂，打个杂儿的活你还干不了？等干完工地的活，你





打好饭找地方坐下。裘双喜坐下的位置，是刚才彭浩坐过的地方。

吃完饭，犯人们回到监舍。小痞子手里拿着一份宣传单，在给苟敬堂念着。

裘双喜响亮地打了个喷嚏，一把扯过小痞子手上的宣传单，擤起鼻涕来。

“哎哎，你干什么！”

“他妈的，我看你小子想减刑想疯了！”裘双喜三把两把撕碎了宣传单。

小痞子火了：“姓裘的，你找事是不是？”

“找事怎么了？”裘双喜推了小痞子一把，“臭小子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”

“你……你别欺负人啊！”小痞子退了一步。

“老子欺负你怎么了？”裘双喜把撕碎的单子摔在小痞子脸上，“台儿庄不跟咱们混了，没了护着你的人，我看你还找谁撑腰！”

裘双喜挥拳朝小痞子打来，小痞子握住迎来的拳头，两人扭打在一起。苟敬堂幸灾乐祸地大喊：“打，使劲打！”

郑运斤扑到窗口，朝外喊着：“快来人哪！要出人命啦！”

门外传来脚步声，王友明带着两个战士跑来。

“住手！给我住手！”王友明在门口断喝。

战士开门，王友明跨进来，将两人分开：“光天化日之下你们也能打起来，到底为什么？谁先动的手？”

“小痞子滋事打仗，欺负我！是不是啊老苟？”裘双喜阴阳怪气地说完，盯着苟敬堂。

苟敬堂见风使舵，点着头：“哎哎……”

“老苟，你他妈欠揍啊！”小痞子大叫。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王友明指着小痞子。

“他们……他们撒谎！”小痞子气急败坏地指着裘双喜，“他故意找我碴儿，他不好好改造，把我的宣传单抢去擤鼻涕了！”

小痞子捡起几片撕碎了的宣传单，递给王友明：“你看，还在这儿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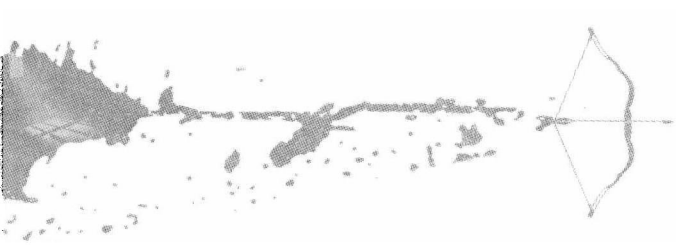
王友明盯着裘双喜：“是你干的？”

裘双喜朝小痞子瞪了一眼。

“问你话呢？”王友明说。

“不是监狱长干的，是小痞子！”苟敬堂站到裘双喜一旁。





“怎么没有？那个裘双喜跟小痞子打起来了，我把他关了禁闭。”

“把他关哪儿了？”侯仲文问。

“能关到哪儿？就是半地下室那个小黑屋。咱们监区不就那么一个禁闭室吗？”

“那可不行。”侯仲文说。

“教训他一下也好，省得老是生事。”彭浩说。

侯仲文说：“彭书记，你不知道，那个禁闭室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用它当过水牢。里面太潮，早不应当当禁闭室了。把他弄出个好歹来，还得给他治病。”

王友明说：“那也不能这么轻易放过他呀！”

彭浩看着侯仲文：“友明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先关一阵儿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中午就放出来吧，这样也算给他个警告。”

王友明想起什么：“下午犯人去平整农场小广场，还让裘双喜去吗？”

侯仲文看着彭浩：“不能便宜这个坏蛋！”

“让他去吧，不能留着他吃闲饭。”彭浩从兜里掏出纸笔，“昨天晚上，倒木沟的土匪接到一批空投物资，前进分析应该是台湾那边给他们空投的枪支弹药。有了枪弹，土匪肯定是要行动的，十六监区这边关押的都是重犯，是我们警戒的重中之重。今天过来，前进让咱们碰碰加强十六监区警戒的工作。他到筑路工地上去了，让咱们先拿个具体意见。如果可行，其他监区也按照这个办法来执行。”

不知不觉到了中午，三个人商量出了一个很详细的监区警戒方案。犯人放风的铃声响起来，彭浩伸了个腰：“走吧，我们也去放放风。”

三个人往外走，彭浩突然想起什么：“哎呀，那个裘双喜还关着禁闭呢！友明，让他也放放风吧。”

“彭书记，要不是你提醒，我都想关他一天。”王友明赌气地说。

裘双喜坐在木凳上像是睡着了。一个战士打开房门，王友明用手电晃了晃他的脸，叫道：“裘双喜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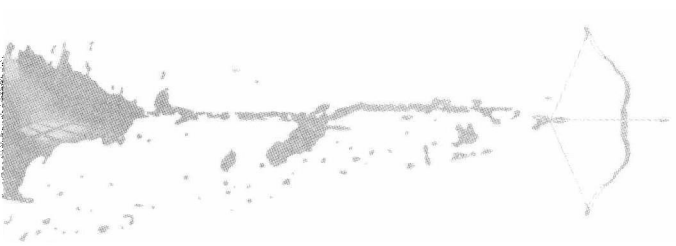
裘双喜睁开眼，躲避着刺目的手电光：“干什么？我正做梦吃鸡大腿呢。伙食太差了，我在梦里解解馋你也不让啊。”

王友明厉声：“少废话！走！”

“怎么？关了这一会儿就放我出去啊。王队长，你不是要毙了我吧？”







起烟卷，里面现出一张纸条。裘双喜小心地取出纸条，折了的烟卷被扔到一边。

裘双喜看着纸条，面露惊喜。小痞子悄悄过来，裘双喜忙把纸条塞进嘴里，嚼着。

小痞子嬉皮笑脸地：“监狱长，有好事吧……”

裘双喜瞪着眼：“有什么好事？滚！”

小痞子赔着笑脸：“有好事别忘了我啊监狱长。”

裘双喜推开小痞子，拉过郑运斤，在角落里低声说着话。郑运斤脸上的表情捉摸不定。

小痞子回身捡起那根被扒开的烟卷，刚看了一眼，突然被一只手抓走。小痞子一回头，裘双喜凶狠地瞪着他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小痞子两根指头放在嘴前做着抽烟的动作，支吾着：“我……我想抽……”

“抽——我看你是想找抽！”裘双喜挥拳打向小痞子的肚子。

小痞子倒在地上，疼痛难忍。

裘双喜将扒开的烟纸扔进嘴里，使劲嚼着。

014

筑路工地上，刘前进带着冯小麦在检查施工进度。

一辆吉普车开来，甄世成从车上下来：“刘场长。”

“哟，世成啊。”

“场长，我过来送饭，顺便带了个人过来。”

“谁呀？”刘前进好奇地朝车里望。

“我！”话音刚落，吉普车门打开，周圆跳下车，挂在脖子上的相机跟着抖动。

“你怎么又来了？”刘前进很无奈的表情。

“我来给筑路英雄照相！”周圆拿起相机，对准刘前进拍了一张，“怎么，不欢迎啊？”

远处，鲁震山和一帮人干得热火朝天。

山坡上，花子带着十来个土匪朝工地上观望。一队巡逻战士发现了山坡上的土匪，大声喊：“有土匪！”

花子开枪，一个战士倒下，巡逻的战士大喊：“快隐蔽！”

